



新疆喀什 ■张文忠

· 意犹未尽 ·

懂

■任炽越 文

很多事情的领悟,或与年龄有关。那就是所谓的“懂”,它能听到你内心的声音。

我进市级机关工作后,出差的机会多了,每次飞机落地后,总要给父母报个平安。他们也习惯了我报平安的电话。

那次乘夜航去武汉,抵鄂后,已近半夜。接站人送我至宾馆,我因困极,倒头即睡,忘了给上海拨个电话。

我睡下后,600多公里外的上海,父母亲却忙开了。

他们先打电话给儿媳,问收到报平安电话吗?我妻子说也没收到。他们接着又拨通了我机关值班的电话,值班员回复不太清楚。他们几经周折查到了武汉机场的电话,询问晚上沪鄂航班是否安全抵达。

机场方面告知,一切平安。二老才安然入睡。

我回上海后,二老并未说起电话之事。是那天值班的同事,偶然与我提及的。一次与父亲闲聊,我问他,你本事蛮大的,查得到武汉机场的电话。父亲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。当时,我在他的笑容中,并没有读懂父母亲为儿女的扯不断的担忧。

母亲晚年后因腿脚不便,兼视力减退,下楼下得少了,电视也很少打开。我就给她买了半导体收音机和一些玩具,母亲搁置在一边。问她,她说耳朵不好,听不清楚,那玩具呢?母亲以笑作答。

有一次,我见母亲在埋头画画,画的都是小鸟小鸡小鸭,家乡的老宅河流和树木。我称赞母亲画得真好!母亲边画边说,闲得无聊打发时间罢了。我见母亲把画都画在药品说明书的背面,就给我给你买一本速写簿,母亲讲用不着的。

母亲离开我们后,在整理她的遗物时,发现母亲将所画的画,全部保存在一只旧信封里,共有几十张之

多。数着一张张画时,我后悔了,当时没能懂母亲手握圆珠笔一笔一划画画时的寂寞。

父亲与我比邻而居后,很快就融入了社区,参加了老年京剧社的活动。有一阵老年京剧社因无固定活动场地,我还通过街道协调,帮助落实了场地。由此,父亲去京剧社唱戏,越来越带劲了。

后来,父亲不去京剧社唱戏了。听讲,父亲在唱戏时,与京剧社的个别老人,在唱腔上有了分歧,进而产生了矛盾。父亲从年轻时就学唱京戏,坚持己见,几次争执后,他赌气退出了京剧社。

一个周日的下午,父亲与我聊起了社区京剧社的事。我劝他不要太在意,有机会我再帮他介绍其他的京剧班。谁知以后几个星期,每天晚上,父亲几乎都要拉着我说京剧社的事。从倾诉到诉说,每次讲的内容几乎没什么差别。我在听了多次后,有一次对他讲,我都知道了,以后不要再讲了。

后来,我去父亲处,父亲果真不再讲京剧社的事了,只是情绪有些沉

闷。没过多久,父亲被诊断出患了失智症。每当我陪他去医院诊治时,我都会想起他向我倾述京剧社的事。如果让他把心中的郁闷全部都说出来,或许这个疑似的诱发点就不会存在了?我自责,我没懂父亲焦虑渲泄的心思。

在与二老相伴的日子里,从中年到老年,直至晚年。对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,有些,往往是在他们身后,才读懂并悟出其中的深情和深意的,却为时已晚。

去年,女儿拍沪牌成功,妻子为之高兴。我对妻子说,以后就多了一份担心。好几次,他们驱车去市外旅游,约定好的报平安微信,往往未能及时到达。妻免不了会有些担心,我说年轻人不懂父母亲的心。

如今自己老了,有时偶会想起那年父亲夜半急电武汉机场询平安的往事。那种被惦记的感觉,虽已过去了30多年,心里仍暖暖的。但当时年轻,杂事纷扰,对此却无任何感受。

也许,很多心绪只有到年老了才会感悟才会懂。

· 生活故事 ·

闻鸡鸣

■王福友 文

清晨5点多,窗外传来一声声大公鸡的啼鸣。初闻,疑为幻听,竖起耳朵仔细辨别,这回听得真切,约莫在三四百米开外。

城里有鸡叫?小城也是城啊。这是谁家养的大公鸡?一大早在打鸣,在宣誓,在耀武扬威!附近有个菜场,莫不是鸡贩子收购的鸡在发出绝唱?

关于“城里有鸡吗”这个问题,还可以推及“城里有喜鹊吗”。就在前阵子,也是一大早,刚起床,听得后窗有喜鹊叫。噢!这里怎么可能有喜鹊叫?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赶紧开了窗,跟随着几声“喳喳喳”的鸣叫,睁大眼睛仔细搜寻,可不是吗,在一棵高大的法梧上,长尾巴随着叫声一颤一颤的。

此间闻鸡鸣,一时,“半壁见海日,空中闻天鸡”“鸡声茅店月,人迹板桥霜”、“狗吠深巷中,鸡鸣桑树颠”,从历史深处赶来的诗句,鱼贯而入。

于是想到了遥远的乡下,想到了乡下的鸡鸣犬吠。那芦花大公鸡,着一袭红袍或白袍,通红的鸡冠,美丽的羽毛,雄赳赳气昂昂的模样,“喔喔喔”的洪亮嗓门,统统从记忆里苏醒过来。

在乡下,听公鸡报晓那是司空见惯的,一点都不稀罕。庄稼院里谁还不养几只鸡呀鸭的,每当深夜或清晨,人们还沉浸在梦乡里,只要有一只公鸡开叫,那整个村庄就此起彼伏,遥相呼应。大公鸡们都亮开嗓门,把最动听的曲子献给崭新的一天,犹如赛歌一般。

自从到了异乡进了城,好多年了,耳畔再无鸡鸣声。倒是有一次,在抖音上看到一个小视频,画面中大概有几十只大公鸡伸脖长鸣,叫声一片,听着,那叫一个过瘾。明知很多小视频其实都是剪辑的,还是忍不住咧嘴跟着傻乐。

现在忽然听到那一声声熟悉的叫声隔空传来,离自己仿佛近在咫尺,就像被什么东西一下子搅乱了心绪,神思游荡。

一唱雄鸡天下白。声声鸡鸣许是个好兆头,因为阴霾,能随着这一声声嘹亮的啼唤,被一扫而空。

· 世相百态 ·

小金

■赵韩德 文

我学的是船舶动力装置专业,刚进单位时,领导把我分配到三产部门见习,我就有了个专门跑业务的师傅,一个非常有趣的人。

我足足跟了他两年。师傅姓金,名银山,连读是金银山,师傅似乎对此大名不甚满意,不喜欢人家叫。所以单位里上上下下都叫他小金,那时也就四十出头。

师傅小金是个很了得的人,他本来在总厂业务部,被下属的三产单位硬“挖”了过来,让他当业务科科长。上世纪80年代正是改革开放最红火

之时,知青已经大批回城,如何给他们安排工作,是个很大的问题。所以总厂成立三产予以安置职工子弟。三产做什么好呢?靠山吃山靠水吃水,几个刚刚退休的老法师,看中了市场机会:修船。不是大规模的修——那是需要船坞的;而是规模小小的修,为停泊数天或一周左右的船舶作紧急抢修,俗称“航修”。三产同时请来不少退休的技术工人:电焊、气割、火工、钳工、管工、电气……门类齐全,由他们带徒弟,还成立技术科,有行家坐镇。

做航修,先要接单,于是“挖”来了小金,到外面找业务。

那时,流行穿西装,小金也喜欢穿西装,头发油亮腔势很足。但他没架子,和气亲民,满脸带笑,全厂上下,关系无一不热络。

小金西装革履带着我跑业务。

他叮嘱我说,出去谈生意,要有派头,对我土土的老是穿一身工作服直摇头。我便不穿工作服了,也弄了套西装,还有名片。勘验航修项目,小金与船东代表和船长一起喝茶闲聊,介绍我是“项目经理,副科长,年轻专家”,用眼光指示我和大副轮机长一起去现场。

好几家航运公司的代表,都愿意请小金接业务。小金并不怎么请吃请喝和送礼,但是电话不断,都是找他办事的。这让另一位业务员很尴尬。我留心观察,才明白,关键在于“速度+质量”。航修船只由于时间短,甚至说走就走,就要求修得快,修得好;准时甚至提前完工。小金在这上面下了功夫。

小金每天早早上班,西装革履到所有专业班组走一遍,焊工组长、电工组长、钳工组长、篷索组长,以及车队

队长、材料科长等等,还包括有技术绝活的高手,叮嘱好,然后才回到自己办公室。我跟着他,不久,也和班组长们成了铁哥们,我甚至能和工段长打过招呼后,直接把关键的老师傅接到船上施工。——这时候,才体会到什么叫“时间就是金钱,效率就是生命”。

小金这个业务科长,在三产小厂挖他过来时,唯提一个条件,就是要给他一定的“赏罚权”,半柄尚方宝剑,让他有权给出色的个人和班组加奖,反之也能扣罚。那时正改革开放,摸着石头过河,领导答应他尝试。

那一年的时间里,我们航修了三百几十艘船,平均每天一条,简直惊人。而我们小厂,全部仅有两三百人,当时想到咱们这家厂来的,几乎踏破门槛。

如今回忆往事,仍有“气吞万里如虎”之感。

灰色旧衣,在家里不停劳作。

母亲的羊毛衫一件又一件,摊在床上,有些还从来没穿过,簇新,都是每年母亲过生日时,两个姐姐买的。当时母亲捧在手里,心花怒放:“以后穿,以后穿。”现在没有以后了。

还有一双又一双的鞋子,老人穿的胶底鞋、蚌壳棉鞋等,整整齐齐摆放在一起。母亲住院期间,长期缠绵病榻,无须穿鞋,殡仪馆来接母亲,脚上穿的是鞋面都有些破损的松紧鞋,这成为我心中永远的隐痛。

樟木箱里,叠着一条条丝绸被面和

棉布被单,那是母亲帮我摆放在里面的。现在新婚再也不会床上摆出八条十条棉被。沉重的樟木箱锁住了曾经的甜蜜,物是人非。

令我难以置信的是,母亲竟然还藏着几块从餐厅里带回来的一次性餐巾,质地都很厚实。母亲洗得干干净净,作为杂物放在抽屉里,大概是想做厨房里的抹布。

可惜在残酷的岁月面前,一切都成过往。处理完母亲的衣物,我想了很多,世间那么多美好,值得珍视值得拥有,不能等到俱往矣,那都将变得毫无意义。

· 岁月悠悠 ·

母亲的衣物

■王智琦 文

母亲猝然离世。过了数月,我从极度悲伤与迷茫中复苏,看着母亲曾住过的房间,心想:是时候断舍离了。

母亲住过的卧室朝南,十多平方米,有个顶天立地的大橱,还有五斗橱、樟木箱等,放着什么衣物,我平素并不关心,自有两个姐姐照料。我

们把母亲所有藏着的衣物全都翻了出来,震惊又泪目。

有一件鹅黄底色、缀满牡丹花的立领棉袄,散发着樟脑丸的香味。这是谁的棉袄?我们面面相觑。大姐想起来了,这是曾做奉帮裁缝的外公,亲手给母亲做的,这件棉袄曾见证过母亲的青春年华。可在我记忆里,母亲永远弯着腰,穿着蓝色或深